

個人簡介：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三年級

自高師大國文系畢業後，現就讀於東華大學華文所。

作品散鑑於有荷文學與聯合文學雜誌。

退神

蜂炮一隻一隻從盒子中飛出，短促頻繁的嘯音不斷掠過頭頂。頭旗在陽光下襯出了手工用金絲線刺繡的「威闕堂」字樣，後面緊接著的是竹篙撐起的輕便武轎，縮小版太師椅造型的轎子剛好可以容納三太子神尊。三太子做為先鋒官，探查前方情勢、及時回報給後方主力為首要任務。祂手握著帶有紅纓的火尖槍，高舉著乾坤圈。箭步向前，腳下的金龍張牙舞爪，與祂一同蓄勢待發。輕便的竹篙讓祂可以驅使著轎班快速帶著祂的神尊到前方探查。遶境總會有各種突發狀況，祂都會最先知道。

隊伍綿延了好幾個街口，嘴戴獠牙、手持刑具的官將首用近似貓科的姿態劃開了人流。三叉戟頓地、手銬繃緊，或許更像已經消失的劍齒虎，有現代貓科的優雅與迅捷，也有劍齒虎那樣明目張膽的致命。暗夜裡祂們是追捕亡魂的專家，撩亂的臉譜威嚇著行經遊魂；白晝的遶境隊伍中擔當了護衛的角色，也吸引著圍繞的人群。兩人高的神將人偶晃動著手臂，操偶師的臉在人偶肚子的觀景窗露出，滿頭大汗。人群將祂們一區一區地包圍，隨著先鋒官一同前進。

隊伍中心偏後的主轎，就是威闕堂的主神——蘇府王爺乘坐的。王阿松站在王爺神轎旁，不時用手帕小心翼翼地擦拭著只剩幾根頭髮、不斷出汗的頭頂。矮小的他站在自己捐贈的神轎旁，也不過比神轎高出半顆頭。金漆點綴的各色人物圍繞著神轎主體，轎頂的飛龍與彩鳳隨著行進隊伍盤旋著，其餘的雕花則能看出淡紅色的原木花紋。轎底用鐵架與輪胎承接與運送，完整越南檜木製成的神轎，其實很難用人力撐完整趟行程。

王阿松的故事很多，除了做為威闕堂的主委，更是廟裡唯一的乩童，負責傳達王爺言語以及幫助信眾。但他自己愛說的故事卻總是那幾個：到越南設廠時，意外得到一批品質良好的越南檜木，就算自己再喜歡，也馬上令人運回台灣製作神轎。要不是王爺庇佑，他也沒辦法賺那麼多錢回饋威闕堂。平時在廟裡泡茶，就算他有一百個跟信眾還有王爺相處的故事，他依舊選擇這第一百零一個。

「主委主委，太陽這麼大不用這麼辛苦啦。來這邊，我們有準備椅子。」

「太客氣了啦，不用不用。」王阿松看著騎樓陰影下擠滿了戴著亮粉色、用深藍色標楷體寫著「威闕堂」的鴨舌帽，不斷用毛巾擦拭汗水的群眾，還有

在席地蹲坐休息的人群中，一張扇形塑膠椅背的涼椅佔據了騎樓的某一塊，附近像是真空狀態一樣，無人靠近。

人潮的流速減緩了下來，最前方的人群卻像是海中的餌球魚群，時而奔散，隨後又快速聚攏。餌球中心的劇烈地晃動了起來，原本準備卸下肩上竹篙的轎班兩人，只能重新抓緊竹篙自保。

「主委！幹事！前面出事了！武轎起乩了！」

一頂亮粉色鴨舌帽逆著人潮越過官將首、穿梭在神將人偶的陣列中，來到王阿松等人面前。原本在騎樓下休息的人群也陸續站了起來，此起彼落地朝著前方張望，停滯的人潮頓時變得更加洶湧。

武轎要輕盈，不僅是為了服務探查前方危險的需要而幹練輕盈，同時也做為表達神明意念的一種管道。充滿力道地驅使轎班行動或是搖晃轎身，像是神明知道我們聽不見，從而聲嘶力竭。

人群依舊圍繞在武轎周圍，反覆嘗試卻不敢靠近。此時抬著轎子的兩人已經不斷在乾嘔，轎子卻依舊帶著他們瘋狂旋轉，像是在尋找方向。接著轎頭朝著一間大門緊閉的店舖不斷嘗試點地，轎班被迫壓低身軀甚至跪地，轎子上的神像依舊紋絲不動，踏著龍舉著槍，隨時都要出發。

「欽仔啊快點開門！王爺要找你啊！太子一直在叫門，你沒聽到嗎！」

王阿松站在店舖騎樓內不斷呼喊。武轎此時也冷靜下來，走進了騎樓。一旁的人趕緊架起長板凳，讓神轎休息，三太子的神尊像是從來沒動過，劇烈地晃動下祂臉上依舊帶著笑意，像是武轎的起乩並非出自祂本意。已經虛脫的轎班人員蹲坐在一旁，急促的喘息聲不斷從蓋在兩人臉上的鴨舌帽中傳出，不久後有人遞上結冰水，他們把綁在脖子的毛巾解開，覆蓋在因為夏日溫度而不斷滲出冰水的水瓶，最後才擦拭自己的臉。急促的喘息變成舒長的嘆息聲，其中一人突然站起身跑出騎樓，最後吐在馬路邊的排水孔。這時王爺的神轎也來到了民宅門口，轎內的空間狹小，看不見神像，更別說看清楚王爺的表情。

這一切都沒有阻止王阿松拍門，民宅也絲毫不受影響，始終沉默著。

蘇府王爺的神像常常都是黑面而難以辨認表情或是五官，只能憑藉雕刻師的刻劃觀察灑落的光影。經典的蘇府王爺造像總是有著狹長的眉眼，比起怒目圓睜的其他王爺顯得柔和一些。當你拿著香，抬頭一望，就能看見祂好似眯起眼，正審視著來向他祈求的信眾。「不怒自威」四個字往往考倒了雕刻師，或許也考驗著王爺傳遞訊息的技巧。傳言當雕刻師接受委託後，會夢見委託神明的樣貌，或是在木頭裡看見。就像米開朗基羅在大理石鑿出聖母瑪利亞擁抱著死去的耶穌基督，當時他的眼中盈滿了神聖，而神尊雕刻師的夢境，則是一遍又一遍航行在每位神明朝人間伸手的期待與寄望中。

泥線勾勒出的蟒袍會被漆上金漆，但往往會被更加華麗的刺繡神衣遮掩。對於神像就是巨大的披風，通常以黃色、橘色作為基底，將神像包裹其中。王

爺的神衣常借鑑清代官服，在立體刺繡的呈現下，海潮翻湧之中能夠看見各色飛龍。威闕堂的神尊也不例外。不怒自威的狹長眉眼在神衣襯托下更顯威嚴，這都有賴阿義師的手藝。

幾日前，欽仔走進雕刻社，阿義師正在用小電鋸塑形原木。旁邊擺滿了神像素坯，櫥窗裡的九天玄女騎著鳳凰，手舉長劍，眉眼間帶著笑意，妝容完整的祂不像要去打仗，卻從眼神中看出了肅殺；旁邊的廣澤尊王翹著腳瞪著眼，圓滾滾的臉頰也笑臉迎人，另一隻腳有力地踩著抬頭哀號的小鬼；再往下的池府王爺低垂的嘴角不是因為祂不開心，而是一種警告。靠近門口還有尚未完成的塑像，很快從神像的慣例去判斷，像是從腳下踩的東西，也能辨別是哪位神明：踩輪子的是三太子，往往都是站姿；踩著蛇跟龜的就是玄天上帝。每一尊就算是未完成，也輕易能夠辨認。欽仔湊近了看，發現了這些木材中，不少都散發了熟悉的香氣。

「欽仔？怎麼有空來？」電鋸的聲音停止，阿義師摘掉護目鏡。

欽仔沒有回應，撫摸著那些未完成的神像，湊近享受著香氣。阿義師又喊了一次，他才回過頭。

「沒啦，就來看看。你現在在雕什麼？」

「蘇府王爺。」

「你這些都很香欸，你哪裡來的木頭？」

「這阿松主委拿來的啊。你聞，有沒有一股花香？」

阿義師隨意拿起一塊邊角料，遞到欽仔面前。台灣紅檜獨特的清香在欽仔鼻尖縈繞，就像是王阿松當初送他的木料一樣。雕刻社裡瀰漫著細小木屑，煙塵在陽光下變成光點，欽仔揉了揉鼻子，推開了阿義師的手。他想起供奉在自己店裡的蘇府王爺，還有幾天前的威闕堂。

「神尊已經被侵占，那並非吾的分靈。須速速退神，否則恐有大災。」

當時威闕堂裡都是線香煙塵，辦事時間為了配合上班族多半都在深夜，兩側的塑膠椅坐滿了人。餐廳因為疫情而沒有生意，資金因此出現周轉不靈，欽仔自認走投無路，才會再次去尋求神明建議。他只記得矮小的王阿松像是電視劇裡威風凜凜的將軍，雙腿穩穩扎在地板上，一手拄著大腿，另一手拿著線香要他跪著，要為他驅除邪祟。

欽仔搖搖頭，看向裡面的起居室散落著登山用品，一旁的登山鞋還沾滿泥土。阿義師換上木鑿與槌子，坐在剛切割好的素坯前，槌子砸在木鑿上，木頭逐漸顯現狹長眉眼的輪廓。一鑿一鑿，節奏穩定。

「阿義，你這邊有沒有在收沒在拜的神尊？」

欽仔走到一尊雕好還沒上色的三太子面前，看著被雕刻刀拉出的瞳孔，再更加湊近，近到雙眼焦距無法對焦，只看到一團糾結的淡紅雜線瀰漫在眼中。

「沒在拜要退神，我又不會。先請先生或法師做吧。」兩人陷入沉默，慢慢地槌子對不上木鑿。

「啊還是可以請來你這邊借住？」

「你也要看人家王爺要不要啊，怎麼了？你怕別人來搶喔？」

欽仔坐在起居室的露營椅上，槌子與木鑿還在不斷撞擊著，讓整個空間不至於被沉默淹沒。

「我這邊會來威關堂的人喔，你不怕放我這邊被幹走？」

「是威關堂那邊叫我退神。說神像裡有髒東西。」

阿義師放下槌子，咋舌說了一句難怪。

阿義師自認睡眠品質挺好的，就算有作夢也很少記得，因此有記得的都格外清晰。在欽仔來的前一晚，他夢到了自己的雕刻社，十幾年來他都在這個小小的雕刻社，走出去轉角有家麵攤，休息時填飽肚子最方便。過一條街，對面的便利商店從鄰居的家族雜貨店變成了連鎖企業，他的雕刻社依舊堆滿了木頭與登山用品。但那時候他聽到了海浪聲，還有人用手在拍擊鐵門的聲音。他抓了抓頭，清晨的露氣讓他披上外套。拉開鐵門，熟悉的街道完全消失，只剩一片潔白的沙灘與海洋。站在海浪捲起沙粒尾端的界線，有個狹長眉目的中年人站在門前，西裝筆挺、長髮紮成馬尾，烏黑的長鬍鬚隨風擺動著。

中年人笑著問他能不能借住幾天，他也沒多想就答應了，好像沒有拒絕的選項。醒來後，那片海浪聲從早上就沒有離開過他的腦袋。

他用木鑿指了指剛剛欽仔經過的玻璃櫥窗。

「好看嗎？」

「不就廣澤尊王？」

「你膽子真肥，都不怕尊王半夜去踹你屁股。」

「怎樣啦？」

「你看廣澤尊王，就是廣澤尊王吧？就算這尊還沒入神喔。」

欽仔點點頭，困惑地看著阿義師。阿義師遞上手機，照片裡的土地公也是有帶有多數神像的一貫笑意，卻毫無血色，更透出一層詭異。不是因為彩漆脫落，而是感受不到這個雕像在這裡存在的合理性，更別說聯想到土地公。欽仔甩了甩頭，想要把身體無法控制的顫抖趕走。

「當時火化的時候火焰竄得很高，還跑出其他顏色。」

阿義師拍了拍欽仔的肩膀，繼續說：「當然也可以解釋成因為神像品質不好，混進其他材料。但我們做這行的，看一眼都大概知道啦。」他把手機收到口袋中，重新拿起木鑿，恢復了剛才的節奏。

「沒事啦，回去問問你家王爺吧。你如果真的不想放家裡，就請過來吧。我幫你藏起來。」

素坯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在木鑿描繪出的線條中，王爺似乎睜開了眼。

封條已經貼住餐廳門口，只能從後門進去。器材都已經被討要貨款的廠商搬空了。欽仔走上階梯，夏日的陽光灑進餐廳的閣樓。木地板上過去會映照著

蘇府王爺的剪影，沒有神衣的遮掩能清楚看到王爺的坐姿挺拔，紅檯的淡紅色勾勒出王爺的臉龐，逆著光也像是傳統的黑面。飄揚的灰塵不時落在神像上，在陽光折射下像是點點毫光，無須神衣點綴。神案上的紅柑燈不論晝夜都會亮著，早晚一炷香敬拜，祈求一整天開店順利，更是過去欽仔的每日功課。隨著線香的煙塵飄盪到王爺身邊，欽仔覺得他的願望王爺也一定有聽到。

廠商並沒有把神像搬走，不知道是不懂神像的價值，或是還有一絲因為過去合作而餘留的善意。紅柑燈、用來供奉的檀香木跟香粉，除了神尊以外的所有東西都已經不見。欽仔湊近了神像，沒有上色的王爺依舊有點上屬於瞳孔的白點，開過光的神明在眉心也會有硃砂印記。他看著被木色圍繞的白光，合掌席地而坐，只是看著王爺的眼睛。

夜裡，涼風吹進威闕堂，撞到一堵人牆後就失去了力氣。廟裡空氣流動緩慢而凝滯，王阿松手裡攢著一大束線香，快速地在合掌面對神案的信眾周身揮舞，厚重的煙塵讓信眾閉上了雙眼。線香在信眾頭頂舞動，像是在寫字，掉落的香灰不時讓信眾縮瑟身軀，最後王阿松朝著信眾怒喝一聲，才算結束。

「好了，用手拜拜，謝謝王爺。你今天晚上回家應該就會比較好睡了。」

王阿松指示完信眾，就卸下身上的龍虎裙走進後面的房間。神案兩側坐在塑膠椅上的人們開始交頭接耳。幹事走到神案前，向兩側點點頭說：「主委去休息十分鐘，等一下會繼續叫號，大家稍安勿躁啊。」又踮起腳看了看擠在廟門附近還站著的群眾，合掌表達歉意，轉頭便開始收拾神案上的線香與法器。

坐在塑膠椅上的人們看了看手中的號碼牌，又看了看對方的。其中一個穿著白襯衫西裝套裝的男子，嘆了一口氣。

「這樣是不是要等到半夜啊？」

「以前都是這樣的啊，主委很久沒辦事了，這次當然人更多。」

「你以前也來過喔？我是聽人介紹的，第一次來。」

聽到第一次來，對方挪了挪塑膠椅，發出刺耳的刮擦聲，湊近了就開始手舞足蹈地說著王阿松的一百零一個故事。說到王爺指示他要來台南做生意，鉅細靡遺地說出了當時王阿松擲出了幾個聖筊，又是怎樣聲淚俱下地跟王爺承諾：以後會成為王爺乩身、為王爺服務。

「三十四號。」幹事走了出來，叫了下一個號碼，卻無人回應。

故事已經來到王阿松面臨企業轉型，又受王爺指示，隻身前往越南闖蕩。回來後更加堅定開宮設壇的意志，從此成為王爺乩身，過去每週都會為信眾服務，造福的信眾無數。

「那為什麼後來主委那麼少辦事啊？」

王阿松走了出來，看到神案前還沒人準備問事。皺著眉頭，大聲地問：「下一個是誰？」原本在跟男子解釋的人才趕緊站起來舉手示意。

幹事重新點燃了一束線香，交到王阿松手上。他閉上雙眼，手拿線香對著王爺鞠躬三拜，接著便靜止不動。像是在傾聽，也可以說是站著不動而已，廟裡沒有人說話，只是偶爾會有人被煙塵嗆到而咳嗽。

接著不時點點頭，像是聽見了，又劇烈地抖動身軀，更像是在拒絕什麼。

「找吾何事？」當王阿松停止抖動後，說出口的聲音與平常完全不同。

「王爺在上，我想要問最近看上的一塊地能不能投資？」

王阿松右手虛握，在下巴的位置捋了捋，像是在整理長鬚鬚，就像神案上的黑面王爺一樣。他點點頭，卻不說話。那人站在神案旁，雙手環抱。

「在台中嗎？」

「不是。」

「嗯……可能是吾看錯了。還是在桃園？」

「沒有欸，是在我們台南這邊而已。」

王阿松坐在太師椅上，右腳不斷踏地，越來越快。

「既然是在台南，那吾會幫忙你一切順利的。」

「所以是可以投資嗎？」

「嗯……」

王阿松突然往後倒去，幹事連忙上前攙扶。他起身，拿著線香向神尊拜了三拜後，將線香插進香爐後就走進房間了。眾人面面相覷，幹事解釋王阿松因為身體不適，所以後面的問事取消。

「可是我問到一半欸？」

「真的不好意思，下次再來、下次再來。」說完，幹事轉身收拾神案，不再理會眾人。漸漸地人潮散去，坐在塑膠椅上的人們一一歸還號碼牌，有些號碼牌被摔進盒子又跌出來。

「大哥、大哥，怎麼會這樣啊？」西裝男子叫住最後問事的人。

「我也不知道。以前沒發生過啊。」或許是因為沒得到想要的答案，原本講著故事的神采都消失了。他甩了甩寫著「威關宮」字樣的夾克，搖搖頭。

「有沒有可能是…主委其實沒有神力了？」西裝男子小心翼翼地提問。

「老乩童，七分人三分神啦。愛信不信。」

那人回頭看了「威關堂」的匾額，還有底下的跑馬燈，紅色的 LED 燈顯示著「安太歲 光明燈 祭改」等字樣。他擺了擺手，沒有再理會男子。

晚上的閣樓以往就算有紅柑燈也顯得昏暗，現在任何的照明都沒有了。欽仔打開手電筒，拿出兩個十塊錢。起身時腿已經僵掉了，他小步小步地移動，當血液再次流通的痠麻感爆發時，他只好不斷拍打著小腿。緩過來之後，他才重新跪在地上。

「蘇府王爺在上，信徒盧耀欽想問您願不願意退神？」

硬幣落地，兩個都是人頭朝上。當然不是聖筊，但不知道是蓋筊或是笑筊。硬幣上的人臉笑得僵硬又難看。

「是因為您還想幫助我嗎？」

一字一頭，落在磁磚上的聲音相當清晰。

「為什麼威關堂卻要我退神？是因為那邊的神明不是正神嗎？」

兩個字。

「還是因為乩童的問題，但蘇府王爺還在？」

一字一頭。

欽仔原本直挺挺地跪著，看到硬幣的結果也不撿起來，反而坐回腳跟上。因為手機的照明有限，事實上王爺已經變成一團剪影，燈光只照在地板上，方便欽仔看投擲硬幣的結果。

「所以是因為王阿松的關係，我才會變成這樣嗎？」

兩個人頭。

「我因為他投資我才有辦法開這家店，還是單純我自己經營不善？」

兩個人頭。

「這到底什麼意思……，如果不是我的問題，那為什麼您不保佑我？」

兩個人頭。

「蘇府王爺，您真的有在這邊回答我的問題嗎？」

一字一頭。

「如果您真的存在，為什麼不幫幫我？」

投擲出的硬幣一個是字，另一個則靠著桌腳立了起來。欽仔倒在地板上，望向蘇府王爺神尊的剪影，冰涼的大理石地板令他縮起身軀。

隔天，欽仔把神尊請到了雕刻社。阿義師看到他手裡捧著的王爺，合掌拜了一下後，帶著欽仔越過滿是登山裝備的小客廳，到一個用指紋鎖上鎖的小倉庫前。

「你等我一下，我拿塊紅布過來。」

阿義師把紅布折成符合王爺面部的大小，再次比對後，便把紅布放在一旁。拿出了線香點燃，三炷給了欽仔，三炷握在自己手心。

「蘇府王爺在上，信徒謝義榮今天要請王爺到我這個雕刻社的偏間暫時休息。怕有不好的東西佔據王爺神尊，所以暫且用紅布遮面，還請王爺見諒。」

欽仔看著阿義師仔細地綁上紅布，幾乎看不出臉的輪廓，像個紅色筒套卡在王爺臉上。他在想，這樣王爺真的不會窒息嗎？或者神明去休息了，就不會住在神像裡？倉庫後有監控濕度的面板，阿義師把王爺送進去後，關上燈，面板數值閃爍著白光，幾秒後黯淡，只剩倉庫外溜進去的燈光。阿義師把門關上，欽仔抖了一下身體，像是剛做完惡夢。

「阿義！阿義師在嗎？」

王阿松在雕刻社四處張望，阿義師示意欽仔先在裡面，自己快步走了出去。「主委，好久不見。今天怎麼有空來？」

「想說來看看王爺分靈雕得怎麼樣啦。」

「今天又剛開一尊新的，在這邊，主委可以看一下。」

王阿松接過阿義師手上的素坯，隨便轉兩下後，就將鼻子湊近。

「這批也不錯欸，香氣很夠。」

「但上漆後味道就不會這麼明顯喔。」

「沒關係啦，神像還是要金碧輝煌一點才大氣啊。」

王阿松把素坯放下，轉頭又打量了雕刻社的其他神像。

「但是這批雕完就先結款吧，木料應該都還夠吧？」

「之前有挪一批紅檜去做王爺的轎子，但目前算起來還可以，怎麼了嗎？」

「最近信眾…哎呀應該是我老了啦。本來想說休息夠了又開始辦事，來的人還是那麼多，出了一點小問題。」

「好吧。但過一陣子遶境，主委這樣身體撐得住嗎？」

「沒問題啦，現在威關堂香火這麼旺，一定要出門跟大家見見面的。只是信眾那麼多，來求分靈的也不少。現在木料越來越難找，林務局跟保七都還是抓很嚴啊。現在都不敢說是台灣的木材了，之前欽仔那尊實在難得。」

王阿松自己打開櫥窗，湊近想聞神像，卻被剛上到神像上的刺鼻漆味嗆到咳嗽。他一臉嫌棄地揮手，想要把味道驅散。

「對了，阿義師最近有跟欽仔聯絡嗎？」

「這陣子沒有遇到他欸，不知道。」

「聽說欽仔餐廳倒了，很多廠商都去他店裡搬東西抵貨款。我是沒有啦，想說他還年輕。但是連當初我借給他的都還沒還清就搞成這樣。」

他拿起一旁還未雕刻好的素坯，貪婪地嗅聞木材的香氣。

「阿義師，你如果有遇到欽仔，你再幫我問問看。他之前欠的我都沒關係啦，他那尊王爺送我就沒事了。」揉了揉鼻子，原本要放下神像的手，又把神像拿近，他笑著跟阿義師說。

「可是我聽說他那尊進了髒東西，這不太好吧？」

「是嗎？正好請王爺處理啊。我知道欽仔跟阿義師也很好啦。」

王阿松滿臉笑意地朝著阿義師拱手道別，當他踏出雕刻社時，欽仔馬上從裡面走了出來。

「阿義，你別聽他在那邊亂講。」

「反正他不知道神尊在我這邊，你自己好好去處理剩下的事情吧。」

海浪聲還在阿義師的耳朵裡徘徊，他站在王爺素坯前，看著王爺的眼睛，欽仔向他道別也沒有回應。

欽仔踩著室內拖鞋從墨綠色基底的磨石子樓梯走進閣樓。一開門，紅檜獨屬的清香隨著灰塵還縈繞在欽仔身邊，只剩當初陳放神尊的神案。他站在窗邊往外望，亮粉色的人潮包圍住餐廳，樓下也不斷傳來拍門聲。

王爺神轎也已經停在門口，在轎門前架設了一個小檯子，橫亙在轎桿之間。檯子上的薰香爐正飄出陣陣檀香味，王阿松帶著笑容對著神轎鞠躬跪拜，接著便起身示意大家在這裡稍作休息。遶境隊伍中開始傳出流行舞曲的噶鳴聲，音箱因為音量過大而震盪，掩蓋了來往車輛的喇叭示警。幹事原本也坐在欽仔家的騎樓下休息，見狀趕緊到路上指揮人群，但流行舞曲的吵雜依舊。直到他再次走進騎樓，幹事湊近了聽，裡面傳來了體育賽事的播報聲。

「欽仔啊，人家王爺都找到你家門口了。你也好歹開一下門吧。」

手機裡傳出體育播報的男子網球賽事不斷傳來網球回擊與球員發力的聲音，此時比數十五比零，是一場剛開始的比賽。接著傳來物品摔到地面的聲音，原本的體育播報變成了新聞台，正在播報天氣。

「我信阿門的啦，不要擋在我家門口。」欽仔隔著貼著封條紗窗門，看著後面一大片亮粉色說道。

「沒有啦，什麼阿門……。」幹事擦著汗，為難地站在門口。

「欽仔，王爺在這邊，你說謊好嗎？」王阿松坐在塑膠椅裡，像是整個人塞在裡面，他也不急著起身，只是仔細地擦了擦頭頂。

「大家都知道你有一尊整塊紅檜雕的王爺神尊，就跟你說捐給廟裡，你的困難就會解決了。欽仔，你怎麼那麼不會想？」

紗窗門後的玻璃因為流行舞曲依舊震動著，幹事已經回到大馬路上指揮交通。王阿松在等。他知道欽仔是個老實的年輕人，否則當初他也不會答應投資欽仔的餐廳。既然是投資，當然要有回收。那尊紅檜神尊也算是把他投資的本錢拿回來而已。現在神轎也停到了欽仔家門口，神明果然庇佑著他。

「就跟你說我家信阿門的，不要再來煩我。」

緊接著是紗窗門上鎖的聲音，新聞播報在玻璃門被用力闔上後沉默。鐵鍊拖行轉動，鐵捲門緩緩地在神轎前落下。

「南部地區天氣晴朗，但要嚴防午後雷陣雨……。」

欽仔把手機撿起來，關掉了螢幕。順著磨石子階梯往上，樓梯間沒有一絲光線，房間內滲出來的微光能夠勉強看清。欽仔沒有扶著隨著時間老化的紅色膠布包裹的扶手，而是不斷在口袋裡摸索。

灰塵與香菸會合，在欽仔的鼻腔不斷吞吐。他靠在窗邊，看著亮粉色的海浪慢慢移動，武轎也從樓下退了回去，三太子依舊正對著他家門口。轎班原本想要轉身，卻又頓了一下。欽仔感受到一股視線，明明三太子總是望向前方的神明，卻好像抬頭望了他一眼。欽仔正想說些什麼，武轎恢復原本的律動，慢慢帶領著隊伍遠去。焦油殘存的菸味逐漸盈滿整個閣樓，剩餘的那絲紅檜清香就算還留在閣樓裡，也被逼得隱沒消失。

評語

陳雪老師：

作者以寫實的方式細膩寫下宮廟生態與民間信仰微妙的變化，看似簡單的情節，卻蘊含了對於信仰的思索與人性的曲折。角色鮮明，劇情簡潔，畫龍點睛的對話都有深義。